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人人文庫



大學教育

本館編審部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本館編審部著

大學教育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大學教育

目次

第一章 現代大學的理想和組織.....	一
第二章 中國大學的發展.....	四一
第三章 大學教育的問題.....	八〇
參考書要目.....	一一一
後記.....	一一五

大學教育

第一章 現代大學的理想和組織

一

大學是最高的學府：這不僅僅因為在教育的制度上，牠達到了最高的一個階段；尤其因為在人類運用他的智慧於真善美的探求上，在以這探求所獲來謀文化和社會的向上發展上，牠代表了人們最高的努力了。大學的理想，實在就含孕着人們關於文化和社會的最高的理想。

歐洲中古的文化，是以智識融合於宗教信仰而成立所謂「理知的統一」(unitas intellectus)的最高原則的。(註一)那時寥如晨星的幾座大學，也就以宗教的哲學，加上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的外形，而統一了好幾百年的學術。到了近代，文化的本質改變過了，大學所研究的學術的內

容，也自然隨着改變。巴黎大學的拉斐思教授（Lafitte）這樣說：

「現代大學和中古大學的不同，在於牠們所依據的原則的各別。中古以知識放在宗教的範疇中；現代則把知識放在科學的系統裏。中古的生活原則是權威，現代的生活原則是自由了。」（註二）

脫去一切傳統的，權威的鎖鍊，憑着訓練的智慧，來觀察自然和社會的現象，發現牠們的真理——事實和原則，從而謀牠們的控馭，操持，以握住人類自己的命運：這無疑地是現代文化的動向了。

可是文化原和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機構密切相聯。現代社會，既已由工業革命，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的幾個運動，演變發展，而成為牠的新的形態；現代的人，又意識地以他的文化，來推進這社會的發展。在中古被認為自足的學術，在中古是的確具有社會的功用的，到現代就暴露了牠的貧薄和無能。而一切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應用於生產，分配，交通，國防，立法，施政，以至教育，優生的活動的技術知識，都嶄然地各成大學學者研究的專科。這明顯地指出：現代人是在意識地以文化的豐饒的收穫，圖謀社會自身的向上發展了。

現在，讓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現代大學的理想。

(1) 智慧的創獲 中古大學，只兢兢於知識的保守；(conservation of knowledge) 現代大學，則於保守以外，尤努力於知識的增加。(increase of knowledge) 保守是要緊的，中古學者們的獨抱遺經，拾殘補闕，也是盡了他們的使命的。但，現代人類的系統的知識的總量，突然地長大，增高，全靠着學者的奮力於發現，發明。而不以保守，敷衍爲事。一八〇九年柏林大學的建立，便是這一新理想的最先的表現。那時，普魯士教育部長弘博氏(Von Humboldt)，耗盡了心力，羅致一時學術有深造和特創的幾個學者如海姆霍茨(Helmholtz)，黎別希(Liebig)，馮德(Wundt)，費希納(Fechner)，洛宰(Lotze)，黑格爾(Hegel)等於柏林；又確立了「教學自由」(Lehrfreiheit)的原則，使得學者能夠大膽地批評，研究，創造發明。這真是近代大學教育史下一個偉績。一八八二年後，阿爾託夫氏(Althoff)又獨斷地掌握普魯士教育行政至數十年，他所畢生經營的，就是供給各大學以充分的設備，成立各個巨大的研究所(institute)務使最初柏林所倡研究的精神，能夠貫徹於一般大學，而有更進一步的發展。到現在，沒有那一國的大學，教師不兢兢於所謂「創造的

學問」(creative scholarship)學生不勉於所謂「獨創的研究」(original research)而這新的學風確是德國大學所開始。

(2) 品性的陶鎔 大學是一個學校，師生應該有學校的羣體生活；而且從來大學的師生，被當作社會的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 (elite)，是反映着社會的最美的道德的理想的。英吉利的國粹派大學，如牛津，劍橋，尤其注重學生在羣體生活中，得到品性的鍛鍊。牠們本是若干獨立的學院 (college) 所合成，這所謂學院，並不只是一個學堂，而是大約能容學生二百人的一個宿舍。其教授 (fellow)，必住在院內，做個別學生的導師 (tutor)。導師和學生，共其起居作息；課餘餐後，自由講談，從容娛樂，活潑地表現出一種敬業樂羣的精神。我國古代教育者說：『大學之教也，時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學……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。夫然，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。』牛津劍橋的學院生活，就彷彿有這種風致的。所以牛津的一個學者牛門 (Cardinal Newman) 於一八五二年著大學理想論，甚至於說：

『假使給我兩個大學：一個沒有住院生活和導師制度而只憑考試授予學位的，一個是沒

有教授和考試而只聚集着幾輩少年過三四個年頭的學院生活的，假使要我選擇其一，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。』（註三）

就是最近劍橋教授巴克爾（Barker）論大學教育，也說：

『大學要達到牠的鵠的，不僅在發展智慧，也在於從師生聚處的羣體生活中自發的諸般活動，養成道德的骨幹。『範成性』（forming the character）像『發展智慧』（developing the intelligence）一樣，貫徹着我們從小學以至大學的教育。』（註四）

這雖然是英國大學的殊風，也已經成為現代大學的共同理想。

（3）民族和社會的發展 我們曾說，現代人是意識地以文化來推進社會的發展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又要回溯柏林大學的歷史。普魯士在耶拿（Jena）一戰，幾乎被拿破崙覆滅了；一八〇七年，已經淪陷的耶拿大學的教授菲希脫（Fichte），趕到柏林，作十四次公開演講，他的激昂的呼聲是，『恢復民族的光榮；先從教育上奮鬥！』這就是創立柏林新大學的一個動機。民族復興，是現在德國一般大學的無形的中心信仰。至於牛津劍橋，是英國累世的政治家學問家所從孕育，所以霍

爾登(Haldane)說：

「民族之魂，是在我們大學裏反映出來的。」（註五）

晚近民族的競爭，社會機構的突變，更加把大學直接放在民族和社會需要的支配下。墨索里尼對於意大利大學發展民族生產力的要求，已經是引起了許多變動。蘇聯於一九三〇年後，除少數文理科的大學還屬於各邦教育委員會以外，更把大學分立為各個研究所，各各分配於相關的經濟和政治的組織，使受着密切的統制。（註六）這不復是中古蕭然世外的學者所能想像的了。

二

爲實現前述的理想現代大學有那幾項具體的任務呢？

（1）研究（research）大學既以智慧的創獲，爲最高的理想，當然就以研究爲其最高任務。德國大學在這一點上處於優先的地位，前面已說過了。只有英美的情形，稍爲不同。牛津劍橋的學院，本來並非學術專業的分科；所有各學院的學生，一律受三年或四年的所謂「自由教育」[liberal education] 指文理科的普通訓練。雖然學生按照自己的能力，分選「優異」和「尋常」兩部

的課程 (honors course and pass course)；其優異課程，含有較精博的自動研究。但學院畢業以上，大學並沒有研究科 (graduate work) 的設置。因為英國科學上頂精粹的研究工作，以前集中在幾個學會和研究機關，大學則只爲「自由教育」的場所。近年英國新大學（後詳）的注重高深研究和專業訓練，實際上倒反而是受着美國大學的影響。至於美國大學的體制，又很特殊。牠可以說是「英國式的自由學院加上德國式的大學的一個混合組織」(a German university superimposed on an English college)。最初，美國只有四年制的文理學院。她的追蹤德國大學的高深研究，始於一八七六年奇爾曼氏 (Gilman) 的創建瓊斯赫金斯大學 (Johns Hopkins)。這大學，開頭沒有設四年制的文理學院一級，而只招別的學院的畢業生，在幾個精選的學者——其中多數是留德的——之指導下，從事精深的研究工作。後來心理學者霍爾 (Hall) 於一八八九年主克拉克大學 (Clark)，也是照這種辦法。從此哈佛 (Harvard)，耶路 (Yale)，哥倫比亞 (Columbia)，芝加哥 (Chicago)，皆於文理學院以外，競相開拓其研究科和專業科的許多學院 (graduate schools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)。到現在，這些大學衆多的學院中間，其原來的基本的

文理學院，反只成了一個很小很小的單位；大學是確然地認研究爲其最高任務了。

(2) 教學 (teaching) 這是凡有學校所同有的任務，大學也非例外。而且，學者殫精研究，銳意發明，既窮畢生之力於其所學，也要能夠得人而傳其所學。學術的傳習，和研究不能截然分離。英國哲學者懷惕黑 (Whitehead) 曾說：

『大學的存在，就是爲結合老成和少壯，而謀成熟的知識與生命的熱情的融和。』(註七)

英美的自由學院，只以教學爲其主要活動，不消說。就在德國大學，看佛勒斯納 (Flexner) 怎樣寫罷：

『因爲德國大學偏重研究，常人的觀念，一定以爲德國的教授是看輕教學的了。其實不是；不過在教學上，他不以哺喂嬰兒般的方法 (spoon feeding) 抑制學生的自動研究——他的學生不需乎此，他自己是不屑於此的。但德國大學，對於弘博氏最初以大學兼綜研究和教學的目的，從來沒有違異。名教授威拉摩維支 (Wilamowitz) 新近發表他的著作的一部分的目錄，密細地印成八頁，外國人一看，定以爲他可代表德國大學的

研究的學者了。但他自己說：「這些不過是我的學術發展上拋去了的渣滓。在德國教授中間，教學還居首要的職務，研究次之。我是始終把教學當作我的天職的。」（註八）

英美的學院，着重品性的陶鑄，似乎教學以外，還有訓練（training）一重任務。可是這種訓練，是在學院的羣體生活中進行；學生的品節，禮貌，克己，愛公，大半就範成於他們的遊戲，競技，集會，社交等的組織和活動。教授之於學生，雖有人格上的潛移默化，到底沒有所謂「訓育」的專職。

（3）推廣（extension） 大學對於社會的靖獻，就在於牠的研究和教學。但也曾適應平民主義的要求，推廣其知識於牠的「宮牆」以外，而有所謂「大學到民間去」的運動。

歐洲大學教授，本來有一部分演講是公開的，但大學兼辦「成人教育」（adult education）的，却沒有。像德國的民衆學院（volkshochschule），法國的民衆大學（université populaire）都是獨立的機關，並不在大學系統之內。

英美的大學推廣（university extension），則是一樁很有歷史的事業。一八七三年在劍橋開始，一八七八年牛津也仿行的大學推廣，起先只是一種「巡迴演講」（local lecture system）

由大學派出講師，到各地方作短期的系統的演講。後來發展爲「大學輔導班」(university tutorial classes)，則每班已是三年一期較正式而有考試的校外課程了。但這由英國勞動教育協會(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)主幹，也並不牽涉大學事業的本身。到美國則所謂大學推廣，形成大學裏一個龐大的組織；其活動，則於推廣課程(extension courses)之外，尙有家庭自修(home study)，通訊教學(Correspondence teaching)，暑期學校(summer school)等繁多的部門。巴克爾教授論這事，以爲雖有很大的價值，却不可再事擴充，因爲這總是大學學者精力的分散。至佛勒斯納氏批判美國的大學推廣，則竟認爲非教育上的必要；甚至狠狠地指斥哥倫比亞，芝加哥等大學的推廣部，廣告招徠，等於商業，名爲服務社會，實則借學斂錢了！

三

大學是最高的學府，牠的自身，必先是一個有機體的結構，目的確定，精神貫通，各部門的組織，互相調整和聯絡，而後才能完成牠的任務，實現牠的最高的理想。本章以下，便專論現代大學的組織。因爲各國大學，體制繁別，這裏敘述只以德法和英美爲限，略資舉隅。

我們先從大學的設立和管理說起：

(1) 德國 德國大學都是國家設立的。在聯邦之內，計大學二十三所。其中的半數——柏林，波恩 (Bonn)，白勒斯勞 (Breslau)，佛郎克福 (Frankfort)，哥丁根 (Göttingen)，葛來夫斯伐特 (Greifswald)，哈勒 (Halle)，可恩 (Köln)，可尼斯堡 (Königsberg)，馬堡 (Marburg)，明斯德 (Münster)，基爾 (Kiel)——都屬普魯士邦。此外，愛朗根 (Erlangen)，明興 (München)，維支堡 (Würzburg)，來比錫 (Leipzig)，杜平根 (Tübingen)，弗來堡 (Freiburg)，海台堡 (Heidelberg)，耶拿 (Jena)，基遜 (Giessen)，漢堡 (Hamburg)，羅斯託克 (Rostock) 十一個大學，則分屬於八個不同的邦政府。

德意志諸邦的教育行政，向被視為集權制的代表。就是大學的教授，也由各邦政府的教育部（名稱和組織各不同，在普為 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, Kunst, und Volksbildung）所任命。可是相反的，德國大學，又以所謂「教授治校」和「教學自由」著稱。這是因為教授雖須政府任命，而人選却必由大學教授會的薦舉。各科 (Fakultät) 的學長 (Dekan)，更是由教授互選

或輪任。連大學的校長（Rector），也是由教授會公舉，以一年爲任期。這好像德國大學的校務，每年有一度更迭或中變之虞，而其實並不如此。校長只是學術的權威，其清簡和隆崇，好比我國古代太學的「祭酒」，並不像美國大學校長那樣，是行政的專家，以一身綜攬全校繁冗的事務。事務的管理，由教育部派常任的理事（Kurator）來監督，不勞校長紛心。至於教學的方針和設施，由教授會主持；課程和教法，是教授的專責，他有他的全權，教學自由（Lehrfreiheit）的原則，是多年來確立不移的。

（2）法國 法國大學，也都是國立的。按十七個大學區，分設十七個大學。巴黎而外，有埃克司馬賽（Aix-Marseille）文法科在 Aix，理醫科在 Marseille）。白上松（Besancon），波杜（Bordeaux），開昂（Caen），克來蒙（Clermont），堤庸（Dijon），格諾勃爾（Grenoble），里葉（Lille），里昂（Lyons），蒙撥里埃（Montpellier），南西（Nancy），保地埃（Poitiers），蘭納（Rennes），斯德拉斯堡（Strassburg），都路士（Toulouse），阿爾奇埃（Alger）等大學。教授爲德國之制，也由教育部（Ministère de L'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-arts）所任命。大學